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凡人欲爲父母子孫計永遠者當以公心處世  
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特  
其次也德不修而責効於先人之遺骨朝移  
夕改愈更愈謬適足以取譴於造物顧何益  
哉

漢陽羨長袁玘忠厚正直常言死當爲神一夕

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爲銅棺山。仁人孝子。旣得真穴。其在舊坟。切勿毀之。憑福恃勢。徙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己塚。忍心害理。已不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哉。明典記載。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帝王忠厚。開國卽萬世。後將食其報也。

郭璞生平不取信於其子。凡郭公要向西。其子

必向東。故郭公看金山風水。謂其子曰。我卒可葬於金山脚下。意葬於脚。彼必葬於巔也。郭公卒後。其子悔向所作之非。必遵父言爲是。竟葬於金山脚下。遂爲凶地。故當時有父作子。咲子作父。咲若要。不咲須。是龍叫之。嘲噫。以璞之術。尚不能自爲身謀乎。

國朝莆中。有甲科嚴姓者。與殿元柯潛同榜。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任江右廉憲。

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關。仍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疑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顧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天。後果零落。顧又與嚴扞一陽基。嚴禱九里湖。但夢是地種瓜。嚴以爲瓜瓞之兆。及構成。滿室畫瓜以符之。詎知莆之鄉語。瓜云柯也。夢

是地多瓜。瓜係柯地。後此室竟歸柯狀元。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矣。

地理玄關云。風水關人最大。中實有默宰之者。厚德格天。天將啓以昌運。故陰假權於明師。而默使賓主和同。苟刻薄狙詐。上干天和。將艱其遭遇。故使明師與之風馬牛。盲師與之

同心腹。吉地過而弗問。凶壤且重價以圖之。  
多謀以竄之。甚而殺人興訟。破家輕貲。以求  
之者。噫。使中無主宰是者。而一憑財勢爲有  
無。古之李林甫。蔡京。秦檜輩。厥後維昌不墜  
耶。

洪仕良。徙居金山鄉之岩。扞一穴爲風吹羅帶。  
常畫圖於家。以硃筆在左臂巽上。畫一條記。  
曰。他日吾子孫遠征不回。當於此掘斷取田。

水到穴前則歸。後子孫皓官吏部尚書使大金。金主設大樂宴。皓聞不樂。辭表有云。義不共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音。羈留十八年。家人依畫圖掘斷。取水灌入。次年奉國母還朝。三子俱顯。世稱三洪。兄弟聯名。父子繼居台鼎。雖地理之應。要亦公忠貞之行所致也。

世人有泥公位之說。兄弟議多。至有終身不殯。



其親者噫爲父母者皆以子多爲幸。今若此則。是增一子。祇增一暴露之日。反不若子少者。得早歸泉壤矣。夫子孫各有福緣。且各有行誼。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豈可挾私見而久暴其親。况葬後砂水變易。陵谷易位。造物於人。豈可一端盡哉。

蔡元定通術數。游朱晦翁門。胡閔疏彈晦翁。并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善地理學。

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  
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問何不先言去道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  
福將兵討儔又自將詣廬州克之斬蔡儔左  
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毀墓獲誅吾  
何爲效此不道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

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惟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冥冥中有使之然者耳。德不積而求地。譬猶不耕而求獲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宋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

見我見富貴人家。坎往往葬時。皆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生何養死何歸。前定久矣。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

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

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茶。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冥恨不淺。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潛

壤朽骨。豈忘鬻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乎。

神廟時。玉山夏子陽爲太常卿。其祖以布德爲念。家務本。自不裕耐。守青氈。然布施之。念常堅。每探貧而孕者。與夫貧而病者。必周以薪米。給以藥餌。生平以忠孝作主。心地坦夷。奸狙不設。及祖妣病。見一老叟。臨臥所。囑之曰。

汝來日必死宜葬於牌樓山上某人居母柩之所其母某日移葬別山汝須謹記予郭璞也嗣後其祖遂依所囑以扞之果吉穴產太常公子亦相繼登第。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使

亂賊如素。而子孫得昌。則天道與地理俱謬矣。其使之不改。而滅族者。冥冥中實有爲政者耳。

宋神宗命吳景鸞覓地葬太上皇。會有太監薦邢中和。鄒延詠者同事。吳公以中幹獻。邢鄒以牛頭山獻。太監內批用牛頭山。景鸞諫表。有山不高於旺相。水不敗於鬼鄉。坤風直射。厄當主母離宮。未水傾流。禍當至尊下殿。已



方殺見午地。劫衝財輪北闕。位失南朝之語。朝廷將三人拘禁。如禍來殺彼二人。償吳公也。且吳公問邢葬深幾尺。邢曰六尺。吳公卽以六年禍應對。及六年不應。寧知九尺深。吳公故遭去舌之慘。每月朔使畫卯衢州望使。畫卯饒州。使其奔走不停。禁使不與人扞地。及九年數到。其禍果應。至欲改扞牛頭山。已爲金人據之矣。此無他天厭宋祚中幹福地。

天留以待我。熙仁二祖故惡景鸞之輕洩而禪之。遭斥耳。人力能勝天耶。

國朝唐恒幼喪父。哀毀骨立。奉母周氏甚孝。適大雨裂龍山麓。水衝父塚。恒負土填壅不克。又貧不能遷。無何喪母。母屬續謂曰。塚陸沉奈何。恒痛母言。卽以鐵鎖繫項。仰天誓曰。恒不徙墓不去。此鎖懷憤六年。病革。親友爭爲脫之。恒捫鎖淚下曰。吾解此無以見吾母於

地○下○竟○抱○鎖○死○。是後山水頓殺趨流別道。墓  
得○不○傾○。巡按御史東郊祭其墓。

李八公葬其子於鷄籠尖。初葬時謂其孫曰。葬  
後週年將不利。孫對曰。親安九泉所願足矣。  
子有損何惜也。葬後孫不甚傷。而後來綿延  
盛發。出進士四十餘人。至今蕃盛。

國朝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  
始祖處士公海上地樊家山穴既定。葬且有

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  
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文許堪輿家執之不  
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毋壞我宅甚善。無以  
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  
輦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

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  
吾祖。而久不得。至晚年。悵戚不樂。余念此技  
亦可精。奈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青烏

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  
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  
幸取狀頭。青鳥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  
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  
富貴壽考。而取天狀頭邪。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來  
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  
道人。每日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

如一日。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生子九人。登第。今傳福建無林不開榜是也。

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遠問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轉。上帝那得不忙。

蕭鏗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鏗  
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  
念命修復之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  
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卽塚中人恐  
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昨非菴日纂二集輯頴卷之十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前輯

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鐵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能免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菜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帝問卿行有人作詩否曰臣妾一首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咲乃賜束帛放歸山中

卞延之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  
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爲  
此憤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  
去。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  
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岫倚雲端。  
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

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  
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  
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彈矧。士大  
夫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

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几筯皆綠。雨過  
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

明月可人。清風披座。班荆問水。天涯韻士。高人

丁、飭、佐、觴、品、外、澗、毛、溪、藪、主、之、榮、也、高、軒、塞、  
戶、肥、馬、嘶、門、命、酒、呼、茶、聲、勢、驚、神、震、鬼、疊、筵、  
索、几、珍、奇、罄、地、窮、天、客、之、辱、也、

四時調歌摘句春云小門深鎖巧安排沒有塵  
埃却有莓苔東風昨夜送春來纔是梅開又  
見桃開夏云日高三丈我猶眠不是神仙誰  
是神仙綠陰深裏晝鳴蟬捲起珠簾放出爐  
烟秋云一庭松竹間芭蕉風不瀟瀟雨便瀟

瀟木樨香裏臥吹簫。且度今朝。莫問來朝。冬  
云歸來幽興逼人清。雪可中庭。月可中庭。眼  
前何物遣吾情。不看棋。經便看茶。經

陳搏居華山。宋太祖召之。謝表曰。九重仙詔休  
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  
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  
甌。妻戴衽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

蜀峨嵋山

只愁名字有人知。澗邊幽草若問清盟誰可託。  
沙上閒鷗。

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  
密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  
生香。而臭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  
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  
機緘。娛目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

石上捲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卽是畫中人物。遠聽山村茅屋。傍午鷄鳴。伐木下樵歌相答。經立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競。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歐陽公言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遂號六一居士。自爲傳刻石。

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

白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  
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  
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  
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  
一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州叫一聲。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  
皆一時名士。每同游宴。凡園圃之勝。無處不  
到。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幽亭。莖花。足跡不



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菽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邪？

簪冠革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侈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今世視此簪冠一似貨，平天冠於大市，皆笑而却走，人棄我取，以入清。

供。

賦歛繁矣。不稅吟詩論道。征求急也。幸蠲海月。山雲。是以藉艸斑荆。安穩林泉之叟。披裘拾穗。逍遙艸澤之癯。

秦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赤城舖。有一舉子下第歸里。見少游南行事。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少游讀。

之淚涕雨集。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  
人矣。

夫貴勢高張榮華漆澆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  
行龍鍾蹙踟猶戀此物不肯舍一旦去之攢  
眉向人業問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  
返田舍不屑屑焉藝種桂理麻豆而日夜問

長安之耗或遺書當路故人馬胸中數往數  
來直至屬續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卽其屬  
續之辰有目瞑數時而朝使後至者大可笑  
也。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  
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  
遲自入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  
相賺已多時噫列壑爭譏攢峰聳誚北山移

文所爲作也。掩雲關，截來轅。山靈其肯爲仕，  
宦開徑乎。

溟滓子罷蘭省，出都門。友人送之曰：「于此行不  
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馬屎，行行漸遠，清溪  
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不樂之有？」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蘼架，高廣可  
容數十客。每春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  
飛花墮酒中者，爲余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

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推窗卽見花柳出檻。盡是山溪童子。志漑漑之。煩闌人無啓閉之。擾真游衍以自適。洵塵氛之不侵。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月來。振衣而起。踏樹影而歸。此日便非虛度。宗敬微嘗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

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  
鯉。但當明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  
重事乎。

新莽迎龔勝爲太子祭酒。勝以老病辭。使者以  
印綬加勝身。勝曰。吾受漢恩。忍以一身事二  
姓。遂不復飲食。積四十日死。時有父老入弔。  
哭甚哀。已而撫其棺曰。膏以明。自煎薰以香。  
自燒。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不告姓名而



去。

韋世康爲吏部尚書。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

杜舍人弱冠成名。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

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屋壁  
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  
烹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思  
閒來者還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  
曰野不來矣先是帝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  
幽致又令圖之

趙子固嘗放棹山隈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指

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  
死得意筆也。

山舍肆優游。傲新封。藐故侯。階除馴雀來相就。  
東隣殺牛西隣賣酒。忘貧忘富忘機。穀每回  
頭應人呼馬還復應呼牛。

山舍肆優游。拈高僧訪舊遊。無干世事不開口。  
箬笠在頭枯藤在手。陰崖絕壑經行透。步夷  
猶石門斜日猶自到松丘。

山舍肆優游。到隆冬。趣更幽。爐煨楮瓶煨酒。  
山童飯牛。山妻製裘。耽閒正值閒時候。棹孤  
舟歸來興盡。立雪釣溪頭。

山舍肆優游。接山泉。日夜流。乾柴燥炭尋常有。  
賓來不憂賓。行不留世間俗態。消磨久趣悠  
悠。無牽無絆。平地卽丹丘。

山舍肆優游。餉遼陽。苦建酋。時危祇合潛初九。  
山多可憂。田多可憂。盧仝破屋。渾如舊。免征

求只愁浪大無處可眠鷗

開元時高大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  
階急雨各製一銘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  
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  
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  
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

慙色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  
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嘯。毛褐爲絢綺。  
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  
奚輸甲第。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  
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塔。吹流衣袂。鶯聲鳥  
韻。催起闐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

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浴堤春草霏霏。  
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潢。無涯嵐  
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禧因間言。  
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陽曰。修  
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殆盡。惟有早退。以全  
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是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

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郊中野坐。固可班荆。徑裏閒談。最宜拂石。侵雲烟而獨冷。移開清嘯。胡床藉草木。以成幽撤。去莊嚴蓮座。況乃枕琴夜奏。逸韻更揚。置局



午鼓清聲甚遠。洵幽棲之勝事。野客之虛位也。

東坡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謫。中無愧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凉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見其欲釋位歸田。至欲以得罪病而

去○君○子○欲○退○其○難○如○此○可○爲○躁○進○者○之○戒○

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有  
上詩者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  
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

一○出○都○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不○作○華○清○馬○蹄○  
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

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  
古桂二章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  
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  
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花  
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  
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艷氣

眉公曰予泊舟空艫灘上野服登岸由曲徑度  
石梁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

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予忻然會心。少憇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  
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  
哉希夷。深得其解。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  
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  
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

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山齋逼古刹梵音飄落林端溪閣逶遊船歌聲  
浮來水面

春雨初霽園林如洗開扉間望見綠疇麥浪層  
層與湖頭烟水相映帶一派蒼翠之色或從  
樹杪流來或自溪邊吐出扶筇散步覺數年  
塵土肺腸俱爲洗淨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

狀肱臥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

幽居雖非絕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對之事。似出世外。花爲婢僕。鳥當笑談。溪荻澗流。代酒肴。烹烹書史。作師保。竹石資友朋。雨聲。

雲影松風蘿月爲一時豪興之歌舞情境固  
濃然亦清華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俗訓兒備藥餌方書  
以辟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  
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  
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  
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  
漁父以遺老忘機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惟飾臺池。引賓客娛樂。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

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  
有唯茶鐺酒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  
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  
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  
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

山蕨飲三江水耳。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予行役關西。由陰漢子午谷山行。崖壁截業。林木蒼鬱。見水澁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

問何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  
餽粥。釀秫爲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閒雲，世  
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不  
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作而謝曰：真太古  
之民哉。

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蓋嘆世人希進躡，榮而莫知止也。羅念菴  
先生有詩曰：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

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能閑幾。丈夫王  
守溪先生詩云。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  
擬鄴侯。日與聖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  
三峰有意當窗見。一水無聲繞檻流。試問生  
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

昨非菴日纂二集冥果卷之二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昔有友人談陰司數十事大都非病人昏亂之  
語則附會之說似未足信獨見閩君殿春聯  
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此十字非常人  
思慮所能及

唐江陽李珣販糴爲業授人升斗任自量一斗  
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他人率出輕

入重以規利。吾出入但一升斗。自謂無偏汝。今更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後宰相李珣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乃江陽郃民。非相公也。珣覺異而訪得之。召至密室。問平生何修。珣言愚民不知所修。只舉販糶以對。珣咨嘆良久。曰。陰功不可及也。以夢告之。珣後百歲餘。尸

等而卒。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却。左右誤謂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蚘。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殺還。以誤報。嗚呼。嚴哉。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寺中取佛金。僧畏威不敢言。未幾崔卒。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成



崔某字子聞易以他牛屢剪復出長興有刁民武斷鄉曲設計圖人產業成券僅半償放債始則分外剋扣既還復匿契重索人避狼莫敢爭飲恨而已亡何暴死隣產一牛忽作人言歷敘生平欺隱處且召其子一一勒還遂踏地死噫觀崔守而牧民漁獵者何爲乎觀王某而居鄉吞噬者何爲乎或乃近據目前見某氏無恙曰天無眼睛也某氏昌熾曰

爲惡得福也。夫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之爲言，豈朝出夕償之謂哉。

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遇荒先捐租爲倡，又分穀濟貧。鳳竹生時，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呼聲相續不絕。鳳竹果鄉薦，其父愈積德，興利濟衆，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後鳳竹官兩浙巡撫。

宋咸淳夏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  
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  
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  
決不相恕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敗也相  
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鰲  
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數定  
莫逃物能前知如此

國朝林松溪與張大交情莫逆張疾危臨終請

林至床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君念交情。卹之。垂淚懇求者再。林曰：決不負心。張喜曰：吾目瞑矣。及張死。林與妾姦通。謀娶之。對人曰：此張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隨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於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於地。述其語於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心不可負如此。

漢書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子穎曰：必嫁是疾。華則曰：必以殉。及卒，穎嫁之。曰：疾革則亂，我從其始也。後與秦戰於輔氏，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穎遂獲杜回。夜夢人曰：子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子

是以報也。

宋虜人南侵。朝廷遣校將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兵至六合縣。四見一隊軍馬。旗幟自北來。不類虜人。兼資隱蘆荻避之。俄有呼者曰。蘆荻中爲誰。旁對曰。中國生人。與吾無涉。兼資聞知爲鬼兵也。再拜詢之。中一人冠服如天神。曰。有奉天符。助汝管取必勝。資請列位。神號荅曰。吾唐張巡也。彼許遠也。彼雷萬春。

也。資逡巡請曰：「某少讀唐史，言大王城守，食三萬餘人，然否？」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乃已死之人耳。」資又曰：「史言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然否？」曰：「非殺也。妾見孤城莫保，學虞姬綠珠效死，吾前耳。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死耳。」資見雷萬春面上只有一疤，因曰：「史言將軍面着六箭，而一疤何也？」萬春曰：「當時

六箭五着兜鍪。虜人相傳謂吾兩着六箭不  
動。吾亦當之以揚聲威虜耳。問荅之間。報天  
漸曉。命人引兼資出至荻林。回顧已無睹矣。  
未半月有造角林之捷。未幾虜主有龜山之  
禍。果如其必勝之言。冥助之得力如此。

隋末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二人設  
宴百計窮奢相尚未已瓚一日宴昂烹一雙  
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咲。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柵。酷役丁夫。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辱而死。人謂之宅泣。

倍出倍入。出爾反爾。陰陽不爽之衡也。羿之篡太康。以淫於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蒸羿妻。純狐浞之子。羿亦通丘嫂女。岐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黔首未忍。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

○ 襄陸抗之誅步闢百口俱盡。○ 機雲之族於孫秀也亦齟齬。○ 不留。○ 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 司馬懿之奪曹氏也亦給取寡婦石勒病遣二王。○ 俾之國。○ 虎留之而給以遣。○ 及虎之病留二王。○ 使輔政。○ 妻逐之而給以留。○ 甄后之死。○ 郭后據室其口。○ 及郭后之戮亦以據室其口。○ 朱溫令蔣暉弒昭宗。○ 昭宗環柱而走。○ 劍之擊柱者三。○ 及友珪使馮廷諤弒溫。○ 溫亦走繞柱。○

之擊柱者亦三宋太祖之得天下於周也以  
母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母老子幼丁謂之  
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州  
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  
滴溜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座客聚談惡因或曰見巨蜈蚣雷擊頂有王翦  
二字或曰見烏蛇溺水中腹有秦檜二字謂  
天之報惡人轉爲毒類以遷其罪如經所云

入畜生道也。余曰不然。凡天下鬱結未舒之氣。然後結爲精魂。托爲異物。依草附木。顯設變移。至於禍惡。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或托一切不祥之物。流毒相償。以討不德耳。若復轉爲蜈蚣。轉爲烏蛇。是仍恣之惡。以流害也。夫以翦之殺降卒十八萬。檜之謀武穆而夷二帝。生平陰慘之氣。發洩已盡。有何未暢。而更爲惡物。以毒人。誠如是。則天非以此報惡。

反治惡於無窮矣。豈惡因乎。

宋張彥明善醫。凡貧者不受錢。或反以錢米與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期於必愈。病危篤。知不可救。亦多與好藥。以慰其心。終不肯受錢。一日城中火災。周迴蕪盡。烟焰中獨存其居。子孫俱貴顯。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

假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姝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愛。慙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洛州都督竇軌。大穆皇后三從兄。性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

初入蜀將其錫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  
時至怒而斬之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  
謂奴曰我誠使汝然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  
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  
決執怒俱斬之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  
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  
云冬月無瓜執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旣而  
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執曰從我償命又曰



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景後因宴召僧。僧取肉捏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之皆盡。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

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  
悲銅像。其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鏡破。  
其後世宗北征。疽發。洞胸。冥報信不爽云。

士大夫才高一代。智籠萬夫。駢六合於毫端。弄  
羣愚於掌上。圖謀王伯。施展經略。成敗所關。  
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山河入手。富貴  
薰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  
房。談佛老。則斥爲渺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

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冤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凌達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温下車而搏頰。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豪傑。絕代才名也。無常一到。壯氣何存。骨肉離我。罪業隨。

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依○三○清○入○靜○室○而○  
勤○修○向○蒲○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  
可○得○乎○

系汲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  
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  
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  
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  
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人作業今生受報來世。且顧現在何關未來。曰。前頭的亦是雨。

宋茅山有村見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牛食艸之際。併食其衫。疑隣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隣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

而鐔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

煬帝開汴渠。以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役丁夫三百六十萬人。延途掘人墳墓。毀人室廬。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坐起不得。醫者謂須用嫩

羊肥者。蒸熟糝藥。自是日取羊羔數枚。同杏  
酪五味蒸之。謂曰合酥饜。鄉村獻羊羔者數  
千人。皆厚酬其直。下馬村有陶椰兒者。富而  
兇。祖瑩傍河。恐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  
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  
美。迥異羊羔。愛慕不已。乃令役夫置一河曲。  
以護其瑩。椰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貧  
民競效。竊人家子。以獻求賜。郡失孩兒數百。

哀聲旦夕不停時同事令狐達知之令人潛收兒骨數日盈車於是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於中鎖之全家乘燭邏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四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竇擅易河道敕來護兒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擲兒兄弟五人并時磔死呼王法止此耳若冥冥之中卽億萬劫尚消除不盡惜無見



之以語人者。

宋時有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裴之嫡子誤墮井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之。州吏易三椽。皆斷沉香杖。一百釋放。獨陳睦加以死罪。其後睦還京師。轉授。叩一異人。邢生問休咎。邢拒弗答。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汗廢食。累日而卒。釋氏所云冤對非邪。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嬪。事姑不敬。姑

年甚老。無雙目。嬾以食。暴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嬾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嬾。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嫂。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不可。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

寧以吾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且生孫相繼登科。

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

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國初林鎬爲工科給事。太祖降旨開陝岱以

通運載鎬具罷行役以蘇民生一疏辭理懇至。上聞乃止。後在江西暴卒。瞑目間見二

鬼使粹至一殿。紫袍者厲聲云。着林鎬善惡評報。鬼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案前一

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兩傍。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擲一黃卷於善傍而去。善倏重墮地。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嘗罷行役。蘇萬民此諫草也。遂聞殿上傳呼云。着林鎬還魂。鬼使亟引出。鎬問紫袍爲誰。曰。此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一捶而寤。流汗如洗。

徽宗時。營西內。梁柱窗檻槩用灰布。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充用。宋昇爲都轉運使。其屬李實

韓溶最用事。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實暴死而蘇云。冥官問灰骨事。有數百人泣於庭。查係韓溶所議。遂釋實還。但見吏抱文卷。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字耳。後三日。溶有二幼子連死。溶妻哭之哀。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下血數石。經旬亦斃。

嚴武私一隣女。竊以逃。女父訴縣捕急。武乃以

酒醉女。夜解琵琶絃。縊沉於河。後武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有道士謁武曰。冤家在側。何不。自咎。問狀若何。曰。有少女。項上一條樂器。武懼。叩道士求拯。道士曰。吾有法。公當自求之。乃含水噴柳枝掃地。瞑目叩齒良久。有吁嗟聲。女子披髮至前。數武曰。某從公。是某失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之。可矣。何忍見殺。今訴於上帝。期在明晚。不可寬矣。次日黃昏果

卒。

妖人諸葛殷爲高駢嬖吏。兇邪誕辯。駢以神靈  
遇之。殷足患風疽。每一搔捫。指爪間膿血沾  
染。駢性好潔。獨不避。此曰神仙。多以此試人。  
也。有一犬聞腥穢輒來。駢怪其馴狎。殷曰。昔  
在大羅宮見之。別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  
如此。殷性躁刻。羅織陷人。僞朝授中丞。官吏  
數百人。無完膚者。人諷以謙損。殷咲曰。男子



得志當惟意所爲耳。人生寧有兩遍死者。後城陷就縛。刑於下馬橋南。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經過法所。衆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踏之。騶殿已過。絞之如初而斃。兩遍死之言果然。

張和忠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附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剎。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

男女皆著肉鑲。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

台州民王姓。祭厠神極勤。一日見着黃女子云。吾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云。自古不聞此說。女子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塗民右耳。戒之曰。君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見柱礎下。羣蟻紛紜。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

去暖處。其下有竇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此後不更聞矣。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吳堯卿爲僞朝御史。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致略。縱廝養輩。必頸衽以金玉餌之。微失勢。

雖素約爲死交。亦相對終日不與言。後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咲端。

趙普病困。遣人詣上清宮。醮謝往咎。道士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冤累不可避。隨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

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士以告公曰：必秦王  
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遺堂吏趙白  
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卽  
知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晉王範有美妾桃英，與門下二人通姦，爲內督  
孫元弼所覺。二人懼弼先告，乃共謗桃英與  
弼有私。範不察，遂殺弼。時有陳超在座，贊成  
其罪。後超出行至赤亭山下，雷雨日暮，有人

曳超入荒澤中。雷火照見一青面鬼。眼無瞳。  
子曰。吾孫元弼也。候汝申理。又曰。王範既爲  
事主。當先殺之。相持至天明。失鬼所在。超奔  
範所。範與妾已暴亡矣。超懼逃走。長干寺。易  
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自  
慰曰。今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  
水中。以手搏超鼻。出血升許。數日而斃。

釋甯師者。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

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也。曰將來王者也。記之。蘇後事聞於官皆以爲妄。

其後一皆符合。

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者。切。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也。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姪。侈。出。嚇。



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罅。妒人害物。計彼軒眉  
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  
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  
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  
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此以  
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  
易此。

楊素勸立場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爲楊

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

武氏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甕。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

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宋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公它日當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處五溪。不毛。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

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便不能堪乃華人士族必致醜地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受陰譴雖他美莫贖耶。

爽允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詐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

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貲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慟絕數四。臨葬不忍。必欲開棺視訣。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衆爲駭嘆。

徐啓玄道高術精。逆知前世事。時王御史只養一女。憐愛之甚。名曰金英。玄一日過王門。見有冤氣亘天。徑造見曰。適經貴宅。有重冤何

報大人知否。因請童僕男女遍觀。皆云非是。問更有何人。曰：只有愛女。玄曰：卽此是矣。言畢。卽聞其女扃門。嘆曰：我伺便報冤。乃無賴道士顯我。大夫驚懼。禮玄求拔。玄取水一盆。劍一口。隨大夫至閣內。令開門。女曰：是我宿冤。干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拔技爲功。曷不速變。乃步罡訣。以水噀之。叱曰：速變本形。開門進視。已化爲白骨。歛致靈車。棄之野。大夫與

夫人驚哭拜謝。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曹操臨終時。囑銅雀臺諸伎。每日奏樂上食。有  
幼子倉舒卒。欲與邴原天女求爲合葬。原力  
以嫁殤非禮爲辭。後竟合甄氏女葬焉。自謀  
與爲子謀。卽泉下猶惓惓伉儷若此。乃國君  
結髮正后。不容他到白頭。每讀史至華歆破  
壁取后。揪髮跣足呼上求。林上曰。我命不知。

盡在何時。慘動天地。未嘗不髮上指冠。後生曹丕毒死母弟。遍烝宮嬪。猶似未足償其萬一。冥冥不知幾百劫。才得銷鎔也。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